

繪畫中的莎士比亞 — 威廉•泰納

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〈之二： 蛇的象徵〉



泰納 / 〈聖家〉 (*Holy Family*) / 1803 年 / 油彩，畫布 / 102.2 x 141.6 cm / 泰德美術館



泰納 / 〈米蒂亞的預見〉 (*Vision of Medea*) / 1831 年 / 油彩，畫布 / 173.7 x 248.9 cm / 泰德美術館



泰納 / 〈光與色—洪水後的早晨—寫創世紀書的摩西〉(*Light and Color – the Morning after the Deluge – Moses writing the Book of Genesis*) / 1843 年 / 油彩，畫布 / 78.7 x 78.7 cm / 泰德美術館

泰納雖然擅長風景畫，但在他生活的十八世紀歐洲，歷史畫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若想當一流畫家，描繪人物肖像似乎成了一項必備的專長，對泰納來講卻造成極大的壓力，在早期他嚐試從古典大師那兒學習怎麼畫人物，像他在1803年的〈聖家〉(*Holy Family*)，就是從提香那兒學來的，完成後他特別將此畫獻給這位文藝復興的大師，然而，當這件作品在倫敦展出時，卻遭到嚴厲的抨擊，評論說道：「他的人物畫的不好，已經破壞了一張美好的山水。」人們對背景的山水讚美有加，但對人物卻是搖頭嘆氣。不過，一次接一次的經驗，他明瞭自己的優點在哪兒。

在他的一些畫作裡會出現「蛇」的意象，像〈聖家〉、〈米蒂亞的預見〉(*Vision of Medea*)，〈光與顏色〉(*Light and Colour*) ...等等，一來，引自於聖經中亞當與夏娃故事的邪惡之蛇，說明因牠的作祟，人類開始墮落；二來，用牠來象徵人的不完美，似乎說明他承認自己的缺點，對人物畫敬而遠之。

漸漸的，他想盡辦法把人縮的很小，加以模糊化，有一派人說他想傳達一股人道的精神，但這些人物跟大自然相比，真的小到微不足道，甚至將他們粗俗與虛弱的一面揭露出來，我認為人道與憐憫的成份並非他所強調，相反的，他藉此想宣示大自然的崇高，莊嚴，跟人類無法掌控的力量。

也因他將自然的神秘發揮到極致，風景畫已不再次於歷史畫，反而更駕於之上，這足以證明他的天份，努力，與決心，再加上他反叛因子的作祟，從此扭轉了藝術的定位與價值。